

第三十四回

魔王巧算困心猿

大聖騰挪騙寶貝

却說那兩個小妖，將假葫蘆拿在手中，爭看一會，忽抬頭不見了行者。伶俐蟲道：『哥啊，神仙也會打誑語。他說換了寶貝，度我等成仙，怎麼不辭就去了？』精細鬼道：『我們相應便宜的多哩，他敢去得成？拿過葫蘆來，等我裝裝天，也試演試演看。』真個把葫蘆往上一拋，撲的就落將下來。慌得個伶俐蟲道：『怎麼不裝！不裝！莫是孫行者假變神仙，將假葫蘆換了我們的真的去耶？』精細鬼道：『不要胡說！孫行者是那三座山壓住了，怎生得出？拿過來，等我念他那幾句咒兒，裝了看。』這怪也把葫蘆兒望空丟起，口中念道：『若有半聲不肯，就上靈霄殿上，動起刀兵！』念不了，撲的又落將下來。兩妖道：『不裝！不裝！一定是個假的！』

正嚷處，孫大聖在半空裏聽得明白，看得真實，恐怕他弄得時辰多了，緊要處走了風訊，

將身一抖，把那變葫蘆的毫毛，收上身來，弄得那兩個妖四手皆空。精細鬼道：『兄弟，拿葫蘆來。』伶俐蟲道：『你拿着的。——天呀！怎麼不見了？』都去地下亂摸，草裏胡尋，各袖子，揣腰間，那裏得有？二妖嚇得呆呆掙掙道：『怎的好！怎的好！當時大王將寶貝付與我們，教拿孫行者，今行者既不曾拿得，連寶貝都不見了。我們怎敢去回話？這一頓直直的打死了也！怎的好！怎的好！』伶俐蟲道：『我們逃了罷。』精細鬼道：『往那裏走麼？』伶俐蟲道：『不管那裏走罷。若回去說沒寶貝，斷然是送命了。』精細鬼道：『不要走，還回去。』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，我推一句兒在你身上。他若肯將就，留得性命；說不過，就打死，還在此間。莫弄得兩頭不着。去來！去來！』

那怪商議了，轉步回山。行者在半空中見他回去，又搖身一變，變作蒼蠅兒，飛下去，跟着小妖。你道他既變了蒼蠅，那寶貝却放在何處？如丟在路上，藏在草裏，被人看見拿去，却不是勞而無功？他還帶在身上，帶在身上啊，蒼蠅不過豆粒大小，如何容得？原來他那寶貝，與他金箍棒相同，叫做如意佛寶，隨身變化，可以大，可以小，故身上亦可容得。他嚶的一聲飛上去，跟

定那怪。不一時，到了洞裏，只見那兩個魔頭，坐在那裏飲酒。小妖朝上跪下行者，就釘在那門櫃上，側耳聽着。

小妖道：『大王。』二老魔即停杯道：『你們來了？』小妖道：『來了。』又問：『拿着孫行者否？』小妖叩頭，不敢聲言。老魔又問，又不敢應，只是叩頭。問之再三，小妖俯伏在地：『赦小的萬千死罪！赦小的萬千死罪！我等執着寶貝，走到半山之中，忽遇着蓬萊山一個神仙。他問我們那裏去，我們答道，拿孫行者去。那神仙聽見說孫行者，他也惱他，要與我們幫工。是我們不曾叫他幫工，却將拿寶貝裝人的情由，與他說了。那神仙也有個葫蘆，善能裝天。我們也是妄想之心，養家之意。他的裝天，我的裝人，與他換了罷。原說葫蘆換葫蘆，伶俐蟲又貼他個淨瓶。誰想他仙家之物，近不得凡人之手。正試演處，就連人都不見了。萬望饒小的們死罪！』

老魔聽說，暴躁如雷道：『罷了！罷了！這就是孫行者假妝神仙騙哄去了！那猴頭神通廣大，處處人熟，不知那個毛神放他出來，騙去寶貝。』二魔道：『兄長息怒。忍耐那猴頭着然無禮。既有手段，便走了也罷，怎麼又騙寶貝？我若沒本事拿他，永不在西方路上爲怪！』老魔道：

『怎生拿他？』二魔道：『我們有五件寶貝，去了兩件，還有三件，務要拿住他。』老魔道：『還有那三件？』二魔道：『還有「七星劍」與「芭蕉扇」在我身邊；那一條「幌金繩」在壓龍山壓龍洞老母親那裏收着哩。如今差兩個小妖去請母親來吃唐僧肉，就教他帶幌金繩來拿孫行者。』

老魔道：『差那個去？』二魔道：『不差這樣廢物去！』將精細鬼，伶俐蟲，一聲喝起。二人道：『造化造化！打也不會打，罵也不會罵，却就饒了。』二魔道：『叫那常隨的伴當巴山虎倚海龍來。』二人跪下。二魔吩咐道：『你却要小心。』俱應道：『小心。』『却要仔細。』俱應道：『仔細。』又問道：『你認得老奶奶家麼？』又俱應道：『認得。』『你既認得，你快早走動，到老奶奶處，多多拜上，說請吃唐僧肉哩；就着帶幌金繩來，要拿孫行者。』

二怪領命疾走，怎知那行者在旁，一一聽得明白。他展開翅，飛將去，趕上巴山虎，釘在他身上。行經二三里，就要打殺他兩個，又思道：『打死他，有何難事？但他奶奶身邊有那幌金索，又不知住在何處。等我且問他一問再打。』好行者，嚶的一聲，躲離小妖，讓他先行有百十步，

却又搖身一變，也變做個小妖兒，戴一頂狐皮帽子，將虎皮裙子倒插上來勒住，趕上道：『走路，等我一等。』

那倚海龍回頭問道：『是那裏來的？』行者道：『好哥啊，連自家人也認不得？』小妖道：『我家沒有你。』行者道：『怎麼沒我？你再認認我。』小妖道：『面生，面生，不會相會。』行者道：『正是，你們不會會着我，我是外班的。』小妖道：『外班長官，是不會會，你往那裏去？』行者道：『大王說差你二位請老奶奶來吃唐僧肉，教他就帶幌金繩來，拿孫行者。恐你二位走得緩，有些貪頑，誤了正事，又差我來催你們快去。』

小妖見說着海底眼，更不疑惑，把行者果認做一家人，急急忙忙，往前飛跑。一氣又跑有八九里，行者道：『忒走快了些。我們離家有多少路了？』小怪道：『有十五六里了。』行者道：『還有多遠？』倚海龍用手指道：『烏林子裏就是。』行者抬頭見一帶黑林不遠，料得那老怪只在林子裏外，却立定步，讓那小妖前走，即取出鐵棒，走上前，着脚後一刮，可憐忒不禁打，就把兩個小妖刮做一團肉餅，却拖着脚，藏在路旁深草科裏，即便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

叫『變！』變做個巴山虎，自身却變做個倚海龍，假妝做兩個小妖，竟往那壓龍洞請老奶奶。這叫做七十二變神通大，指物騰挪手段高。

三五步，跳到林子裏，正找尋處，只見有兩扇石門，半開半掩，不敢擅入，只得吆叫一聲：『開門！開門！』早驚動那把門的一個女怪，將那半扇兒開了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？』行者道：『我是平頂山蓮花洞裏差來請老奶奶的。』女怪道：『進去。』到了二層門下，閃着頭，往裏觀看，只見那正當中坐着一個老媽媽兒。你道他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雪鬢蓬鬆，星光晃亮。臉皮紅潤皺文多，牙齒稀疏神氣壯。貌似菊花霜裏色，形如

松老雨餘顏。頭纏白練攢絲帕，耳墜黃金嵌寶環。

孫大聖見了，不敢進去，只在二門外，作着臉，脫脫的哭起來。——你道他哭怎的？莫成是怕他？就怕也不便哭。况先哄了他的寶貝，又打死他的小妖，却為何而哭？他當時曾下九鼎油鍋，就燂了七八日，也不會有一點淚兒。只爲想起唐僧取經的苦惱，他就淚出痛腸，放眼便哭。——心却想道：『老孫既顯手段，變做小妖，來請這老怪，沒有個直直的站了說話之理，一定見他

磕頭纔是我爲人做了一場好漢止拜了三個人：西天拜佛祖；南海拜觀音；兩界山師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。爲他使碎六葉連肝肺，用盡三毛七孔心。一卷經能值幾何？今日却教我去拜此怪。若不跪拜，必定走了風訊。——苦啊！算來只爲師父受困，故使我受辱於人！到此際也沒及奈何，撞將進去，朝上跪下，道：『奶奶磕頭。』

那怪道：『我兒起來。』行者暗道：『好好好！叫得結實！』老怪問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？』行者道：『平頂山蓮花洞，蒙二位大王有令，差來請奶奶去吃唐僧肉，教帶幌金繩，要拿孫行者哩。』老怪大喜道：『好孝順的兒子！』就去叫抬出轎來。行者道：『我的兒啊！妖精也抬轎！』後壁廂卽有兩個女怪，抬出一頂香藤轎，放在門外，掛上青絹緯幔。老怪起身出洞，坐在轎裏。後有幾個小女妖，捧着減粧，端着鏡架，提着手巾，托着香盒，跟隨左右。那老怪道：『你們來怎的？我往自家兒子去處，愁那裏沒人伏侍，要你們去獻勤場嘴？都回去！關了門看家！』

那幾個小妖果俱回去，止有兩個抬轎的。老怪問道：『那差來的叫做甚麼名字？』行者連忙答應道：『他叫做巴山虎，我叫做倚海龍。』老怪道：『你兩個前走，與我開路。』行者暗

想道：『可是睡氣！經倒不曾取得，且來替他做皂隸！』却又不肯抵抗，只得向前引路，大四聲喝起。

行了五六里遠近，他就坐在石崖上，等候那抬轎的到了。行者道：『略歇歇如何？壓得肩頭疼啊！』小怪那知甚麼訣竅，就把轎子歇下。行者在轎後，胸脯上拔下一根毫毛，變做一個大燒餅，抱着暗。轎夫道：『長官，你吃的是甚麼？』行者道：『不好說。這遠的路，來請奶奶，沒些兒賞賜，肚裏餓了，原帶來的乾糧，等我吃些兒再走。』轎夫道：『把些兒我們吃吃。』行者道：『來麼，都是一家人，怎麼計較？』

那小妖不知好歹，圍住行者，分其乾糧，被行者掣出棒，着頭一磨，一個擔着的，打得稀爛；一個擦着的，不死還哼。那老怪聽得人哼，轎子裏伸出頭來看時，被行者跳到轎前，劈頭一棍，打了個窟窿，腦漿迸流，鮮血直冒。拖出轎來看處，原是個九尾狐狸。行者笑道：『這孽畜叫甚麼？奶奶！你叫老奶奶，就該稱老孫做上太祖公公是！』好猴王，把他那幌金繩搜出來，籠在袖裏，歡喜道：『那潑魔縱有手段，已此三件兒寶貝姓孫了！』却又拔兩根毫毛，變做個巴山虎，

倚海龍；又拔兩根髮做兩個抬轎的；他却變做老奶奶模樣，坐在轎裏將轎子抬起，竟回本路。不多時，到了蓮花洞口，那毫毛變的小妖，俱在前道：『開門！開門！』內有把門的小妖，開了門，道：『巴山虎，倚海龍，來了！』毫毛道：『來了！』你們請的奶奶呢？毫毛用手指道：『那轎內的不是？』小怪道：『你且住，等我進去先報。』報道：『大王，奶奶來耶。』兩個魔頭聞說，即命排香案來接。行者聽得，暗喜道：『造化也！輪到我爲人了！我先變小妖，去請老怪，磕了他一個頭；這番來，我變老怪，是他母親，定行四拜之禮。雖不怎的，好道也賺他兩個頭兒！』

好大聖，下了轎子，抖抖衣服，把那四根毫毛收在身上。那把門的小妖，把空轎抬入門裏。他却隨後徐行。那般嬌嬌營營，扭扭捏捏，就像那老怪的行動，竟自進去。又只見大小羣妖，都來跪接。鼓樂簫韶，一派響亮；博山爐裏，竊竊香煙。他到正廳上，南面坐下。兩個魔頭，雙膝跪倒，朝上叩頭，叫道：『母親，孩兒拜揖！』行者道：『我兒起來。』

却說豬八戒吊在梁上，哈哈的笑了一聲。沙僧道：『二哥，好啊！吊出笑來也！』八戒道：『兄

弟，我笑中有故。」沙僧道：「甚故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們只怕是奶奶來了，就要蒸吃；原來不是奶奶，是舊話來了。」沙僧道：「甚麼舊話？」八戒笑道：「弼馬溫來了。」沙僧道：「你怎麼認得是他？」八戒道：「彎倒腰，叫『我兒起來』，那後面就掬起猴尾巴子。我比你吊得高，所以看得明也。」沙僧道：「且不要言語，且聽他說甚麼話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那孫大聖坐在中間，問道：「我兒，請我來有何事幹？」魔頭道：「母親啊，連日兒等少禮，不曾孝順得；今早愚兄弟拿得東土唐僧，不敢擅吃，請母親來獻獻生，好蒸與母親吃了延壽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兒，唐僧的肉，我倒不吃；聽見有個豬八戒的耳朵甚好，可割將下來整治整治我下酒。」

那八戒聽見，慌了道：「遭瘟的你來爲割我耳朵的！我喊出來不好聽啊！」噫！只爲獸子一句通情話，走了猴王變化的風。那裏有幾個巡山的小怪，把門的衆妖，都撞將進來，報道：「大王，禍事了！孫行者打殺奶奶，假妝來耶！」魔頭聞此言，那容分說，掣七星寶劍，望行者劈面砍來。好大聖，將身一幌，只見滿洞紅光，預先走了。似這般手段，着實好耍子！正是：那聚則成

形，散則成氣。說得個老魔頭魂飛魄散，衆羣精噙指搖頭。

老魔道：『兄弟，把唐僧與沙僧，八戒，白馬，行李，都送還那孫行者，閉了是非之門罷。』二魔道：『哥哥，你說那裏話？我不知費了多少辛勤，施這計策，將那和尚都攝將來；如今似你這等怕懼孫行者的詭譎，就真送去還他，真所謂畏刀避劍之人，豈大丈夫之所爲也？你且請坐，勿懼。我聞你說孫行者神通廣大，我雖與他相會一場，却不曾與他比試。取披掛來，等我尋他交戰三合。假若他三合勝我不過，唐僧還是我們之食；如三合我不能勝他，那時再送唐僧與他未遲。』老魔道：『賢弟說得是。』教取披掛。

衆妖抬出披掛，二魔結束齊整，執寶劍，出門外，叫聲『孫行者，你往那裏走了？』此時大聖已在雲端裏，聞得叫他名字，急回頭觀看。原來是那二魔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：

頭戴鳳盔欺臘雪，身披戰甲幌鎧鐵。腰間帶是蟒龍筋，粉皮靴勒梅花摺。顏如灌

口活真君，貌比巨靈無二別。七星寶劍手中擎，怒氣沖霄威烈烈。

二魔高叫道：『孫行者！快還我寶貝與我母親來，我饒你唐僧取經去！』大聖忍不住罵

道：『這潑怪物，錯認了你孫外公！趕早兒送還我師父，師弟，白馬，行囊，仍打發我些盤纏，往西走路；若牙縫裏道半個不字，就自家搓根繩兒去罷，也免得你外公動手。』

二魔聞言，急縱雲，跳在空中，輪寶劍來刺。行者掣鐵棒劈面相迎。他兩個在半空中，這場好殺！

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。棋逢對手難藏奧，將遇良才可用功。那兩員神將相交，好便似南山虎鬪，北海龍爭。龍爭處，鱗甲生輝；虎鬪時，爪牙亂落。爪牙亂落撒銀鈎，鱗甲生輝支鐵葉。這一個翻翻復復，有千般解數；那一個來來往往，無半點放閑。金箍棒，雖頂門只隔三分七星劍，向心窩惟爭一蹶。那個威風逼得斗牛寒，這個怒氣勝如雷電險。

他兩個戰了有三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行者暗喜道：『這潑怪倒也架得住老孫的鐵棒！我已得了他三件寶貝，却這般苦苦的與他廝殺，可不誤了我的工夫？不若拿葫蘆或淨瓶裝他去，多少是好。』又想到：『不好！不好！常言道：「物隨主便。」倘若我叫他不答應，却又不誤了

事業且使幌金繩扣頭罷。』

好大聖，一隻手使棒，架住他的寶貝；一隻手把那繩執起，刷喇的扣了魔頭。原來那魔頭有個緊繩呪，有個鬆繩呪。若扣住別人，就念緊繩呪，莫能得脫；若扣住自家人，就念鬆繩呪，不得傷身。他認的是自家的寶貝，即念鬆繩呪，把繩鬆動，便脫出來，反望行者拋將去，却早扣住了大聖。大聖正要使「瘦身法」，一想要脫身，却被那魔念動緊繩呪，緊緊扣住，怎能得脫？褪至頸項之下，原是一個金圈子套住。

那怪將繩一扯，扯將下來，照光頭上砍了七八寶劍，行者頭皮兒也不曾紅了一紅。那魔道：『這猴子，你這等頭硬，我不砍你，且帶你回去，再打你。將我那兩件寶貝趁早還我！』行者道：『我拿你甚麼寶貝，你問我要？』那魔頭將身上細細搜檢，却將那葫蘆、淨瓶，都搜出來，又把繩子牽着，帶至洞裏，道：『兄長，拿將來了。』老魔道：『拿了誰來？』二魔道：『孫行者。你來看，你來看。』老魔一見，認得是行者，滿面喜笑道：『是他！是他！把他長長的繩兒拴在柱料上耍子！』真個把行者拴住，兩個魔頭，却進後面堂裏飲酒。

那大聖在柱根下爬蹉，忽驚動八戒。那獸子吊在梁上，哈哈的笑道：『哥哥啊，耳朵吃不成了！』行者道：『獸子可吊得自在麼？我如今就出去，管情救了你們。』八戒道：『不差！不差！本身難脫，還想救人罷！罷！罷！罷！罷！罷！罷！罷！罷！罷！罷！罷！』行者道：『不要胡說！你看我出去。』八戒道：『我看你怎麼出去。』

那大聖口裏與八戒說話，眼裏却摸着那兩個妖魔，見在裏邊吃酒，有幾個小妖拿盤拿盞，執壺灑酒，不住的兩頭亂跑，關防的略鬆了些兒。他見面前無人，就弄神通，順出棒來，吹口仙氣，叫『變！』即變做一個純鋼的剉兒，扳過那頸項的圈子，三五剉，剉做兩段，拔開剉口，脫將出來，拔了一根毫毛，叫變做一個假身，拴在那裏，真身却轉一幌，變做個小妖，立在旁邊。

八戒又在梁上喊道：『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拴的是假貨，吊的是正身！』老魔停杯，便問：『那豬八戒吃喝的是甚麼？』行者已變做小妖，上前道：『豬八戒攛道：孫行者教變化走了罷，他不肯走，在那裏吃喝哩。』二魔道：『還說豬八戒老實，原來這等不老實，該打二十多嘴棍！』這行者就去拿條棍來打。八戒道：『你打輕些兒，若重了些兒，我又喊起，我認得你！』行者道：

『老孫變化，也只爲你們。你怎麼倒走了風息？這一洞裏妖精，都認不得，怎的偏你認得？』八戒道：『你雖變了頭臉，還不會變得屁股。那屁股上兩塊紅不是我因此認得是你。』

行者隨往後面，演到廚中，鍋底上摸了一把，將兩臂擦黑，行至前邊。八戒看見，又笑道：『那個猴子去那裏混了這一會，弄做個黑屁股來了。』行者仍站在跟前，要偷他寶貝，真個甚有見識。走上廳，對那怪扯個腿子，道：『大王，你看那孫行者拴在柱上，左右爬蹉，磨壞那根金繩，得一根粗壯些的繩子換將下來纔好。』老魔道：『說得是。』即將腰間的獅蠻帶解下，遞與行者。

行者接了帶，把假妝的行者拴住，換下那條繩子，一窩兒窩兒籠在袖內；又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變作一根假幌金繩，雙手送與那怪。那怪只因貪酒，那會細看，就便收下。這個是大聖騰挪弄本事，毫毛又換幌金繩，得了這件寶貝，急轉身跳出門外，現了原身，高叫『妖怪！』那把門的小妖問道：『你是甚人，在此呼喝？』行者道：『你快早進去報與你那潑魔，說者行孫來了。』

那小妖如言報告，老魔大驚道：『拿住孫行者，又怎麼有個行者？』二魔道：『哥哥，怕他怎的？寶貝都在我手裏，等我拿那葫蘆出去，把他裝將來。』老魔道：『兄弟仔細。』二魔拿了葫蘆，走出山門，忽看見與行者模樣一般，只是略矮些兒，問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？』行者道：『我是孫行者的兄弟。聞說你拿了我家兄，却來與你尋事的。』二魔道：『是我拿了，鎖在洞中。你今既來，必要索戰；我也不與你交兵，我且叫你一聲，你敢應我麼？』行者道：『可怕你叫上千聲，我就答應你萬聲！』

那魔執了寶貝，跳在空中，把底兒朝天，口兒朝地，叫聲『行者孫。』行者却不敢答應，心中暗想道：『若是應了，就裝進去哩。』那魔道：『你怎麼不應我？』行者道：『我有些耳閉，不曾聽見。你高叫。』那怪物又叫聲『行者孫。』行者在底下掐着指頭算了一算，道：『我真名字叫做孫行者，起的鬼名字叫做行者。真名字可以裝得，鬼名字好道裝不得。』却就忍不住，應了他一聲，颼的被他吸進葫蘆去，貼上帖兒。原來那寶貝，那管甚麼名字真假，但綽個應的氣兒，就裝了去也。

大聖到他葫蘆裏，渾然烏黑，把頭往上一頂，那裏頂得動，且是塞得甚緊，却纔心中焦躁道：『當時我在山上，遇着那兩個小妖，他曾告誦我說：不拘葫蘆，淨瓶，把人裝在裏面，只消一時三刻，就化爲膿了。敢莫化了我麼？』一條心又想道：『沒事！化不得！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，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爐中煉了四十九日，煉成個金子心肝，銀子肺腑，銅頭鐵背，火眼金睛，那裏一時三刻就化得我？且跟他進去，看他怎的。』

二魔拿入裏面道：『哥哥，拿來了。』老魔道：『拿了誰？』二魔道：『者行孫是我裝在葫蘆裏也。』老魔歡喜道：『賢弟，請坐。不要動，只等搖得響，再揭帖兒。』行者聽得道：『我這般一個身子，怎麼便搖得響？只除化成稀汁，纔搖得響。是我撒泡溺罷。他若搖得響時，一定揭帖起蓋，我乘空走他娘罷！』又思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溺雖可響，只是污了這直裰。等他搖時，我但聚下唾津漱口，稀漓呼喇的，哄他揭開，老孫再走罷。』

大聖作了準備，那怪貪酒不搖。大聖作個法，意思只是哄他來搖，忽然叫道：『天呀！孤拐都化了！』那魔也不搖。大聖又叫道：『娘啊！連腰截骨都化了！』老魔道：『化至腰時，都化盡